

70

庆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建院七十周年系列丛书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SHAANXISHENG XIQU YANJIUYUAN

剧作选

JUZUO XUAN

陈彦 主编

第七卷

新编历史剧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作选 / 陈彦 主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632—4

I. 陕... II. 陈... III. 戏曲—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133 号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作选 (1—10 卷)

主 编 陈 彦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大 32 开 156.75 印张 40 插
页
字 数 363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24—08632—4
定 价 260.00 元

目 录

清水衙门糊涂官 (1989)	郝昭庆 (1)
千古一帝 (第二部) (1989)	朱学 母致 (43)
泣血无字碑 (1990)	冯光宓 王济安 (88)
劝将 (1998)	徐 炎 (130)
柳书传奇 (2000)	成全民 (140)
太尉杨震 (2000)	刘富民 黄权中 (172)
凤鸣岐山 (2002)	刘富民 黄权中 王军武 (206)
杜甫 (2005)	党小黄 (235)
雀台歌女 (2005)	姜朝皋 (271)
大秦将军 (2008)	曾长安 (317)

清水衙门糊涂官

秦腔
(1989)

编剧：郝昭庆

人 物 表

- 白 清：县令，三十岁。
- 朱 凤：塾师之女，后为县令夫人。二十岁。
- 郁 文：书吏，五十多岁。
- 陈 富：书吏，三十多岁。
- 朱 母：朱凤母，五十多岁。
- 聂怀善：劣绅，学董兼里正，五十多岁。
- 冉佳俊：字飞，聂之妻弟，十六岁。
- 抚 台：五十多岁。
- 衙役、轿夫、随员、民夫、乡邻、家丁等。

第一场 解危赠画

[郊野。造型剪影。四家丁拉朱凤。朱母内喊：凤儿！

[白清化装成一叫花子跟上。静观事态发展。

[冉佳俊迎面上。

冉佳俊 站住！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强抢民女！

家丁乙 冉佳俊，你吃里爬外，当心你姐夫聂怀善找你算账着。

冉佳俊 你们也太不讲理了！

家丁乙 你讲理拿钱来替她还账？

冉佳俊 这……

朱 母 （上前夺一家丁背着抢来的藏书和绘画）还我家书画！
（被家丁踢倒在地）

朱 凤 （猛惊，摔开家丁，急忙上前去跪倒在地）母亲……

白 清 （上前挡住四家丁，扶朱母女到一边）兄弟，听哥一句话，快把东西（指书、画）还给人家！把人家姑娘放了！

家丁丁 哪里来这个穷叫花子？（踢白清一脚）

白 清 动蹄动爪，狗胆包天。（开打）

家丁甲 臭要饭的！来到我家老爷管辖之地，竟撒起野来了。

白 清 你家老爷是谁？

家丁甲 本乡里正，堂堂学董，大名聂怀善。

白 清 （逼视推磨）小小个里正，也敢横行霸道，他就不怕上边还有管他的吗？

家丁甲 强龙难压地头蛇，你是个干什么的？

白 清 （猛然甩棍）听着！

老爷白清威名显。

全县的百姓我——都管！

家丁丁 哈哈！你还冒充县太爷。打！

白 清 瞎了你们的狗眼，师爷！

郁、陈 （喊）大人！（众惊分别跑下）

〔白追吓众家丁。〕

朱凤母 大人！（跪）

白 清 （亲切地）你等站起来讲话！

朱 凤 大人哪！

（唱）只道是山穷水尽陷绝境，
忽盼来柳暗花明又逢生。
我乃是塾师女姓朱名凤，
家贫寒志不穷玉洁冰清。
耕读为荣耀，
淳厚传家风。
竹林掩茅舍，
乐在山水中。
谁料想灾祸从天降，
爹爹染病黄泉行，
老母亲心急身染病，
我形单影孤苦伶仃。
走投无路求借贷，
破船偏遇顶头风。
聂怀善，笑面虎，
假慈善，真狰狞。
身为学董和里正，

他逼债抢人横行不法施暴。

白 清 秃子打伞——无法（发）无天！（气愤地踱步调场）

朱 凤 （接唱）我自尊自爱自珍自重的读书人，

岂能够做小妾忍屈含辱任人欺凌。

白 清 （急忙）陈师爷，传聂怀善前来见我！

（和藹地）这一女子，不要啼哭，老爷我与你做主。

朱 凤 （感激地）谢大人！

陈 富 走！（聂上）

聂怀善 白云乡里正聂怀善，叩见白大人。

白 清 聂怀善！你身为里正，行得不端，立得也不正。逼债强抢民女，这还了得！

聂怀善 小人不敢。

白 清 已经敢过了！

聂怀善 那纯系下人所为。

白 清 哼！欠账由我代还，日后胆敢继续胡作非为，我就把你（一把提起）收拾、收拾！

郁 文 （递眼色）大人，严惩不贷！

白 清 对！（猛然放开，一本正经地）严惩不贷，下去！

〔聂下。白发现朱母二人，心想……〕

白 清 陈师爷！（将陈拉到一边）命人从我饷银中预支五吊钱，交与她母女看病度日。

陈 富 （拉白后襟）大人，上次安抚叫花子，把你本月的饷银预支完了。

白 清 这……（搔头）

陈 富 不如在赈济项中开支，代为还债。

白 清 啲茄子一行，红豆一行。干脆借下一月的。

郁 文 大人！终非长久之计。

白 清 慢慢俭省嘛！为官就是要两袖清风！

陈 富 是。（从下场门下，白、郁目送陈富下场，转身对朱凤。）

白 清 这一女子，好好侍奉你母亲养病。告辞了！

朱 凤 （猛然）恩公且慢。

〔对视羞，不知说什么。

（唱）大恩大德无报偿，

朱凤我心中愧难当。

欲赠书画表敬意，

礼轻意重寄衷肠。

（从母手中取过书画，献给白清。）

白 清 为民做主，我不求报答。

朱 母 恩公且恕小女唐突，听我道来：

（唱）先夫设馆把书讲，

女儿自幼入学堂。

五岁涂鸦习楷篆，

七岁吟诗写文章；

此画是她亲手画，

此书是朱门三代藏。

白 清 难得你母女一片心意，只是我到任以来，从不收礼。

（谢绝）

朱 凤 （急忙）大人，此书名曰《资政轶篇》，刻版早绝，先父言讲，先祖公为太守，以纹银百两购得此书。民女秉承父教，也曾通读多次，实为匡世奇书。大人乃一县之主，报效社稷，大有用处，小女甘愿奉上。

白 清 这书……唉！这书有啥用。

郁 文 （急忙）大人……这书。

白 清 你又眼红了，见书就想看。这书再好是人家的。我不看书，照样当县令，拿回去还得占地方。（转身向朱凤）告辞了！

郁 文 唉。大人……

白 清 （急挡）走！（推郁下。郁边走边回头望书）

朱 凤 （目送）好人！

朱 母

冉佳俊 好官！

朱 母

冉佳俊 清官！

[朱母沉思。

冉佳俊 朱凤姐，这个县太爷可真是个少有的好人。

朱 凤 佳俊，你姐夫聂怀善，想侵吞你家财产，从前你让我看过你父遗嘱，又有暗藏妙语。如今你已长大成人，何不前去县衙告状，以求明断。

冉佳俊 朱凤姐，你说敢去告官？

朱 凤 敢！（暗转，切光）

第二场 疑案错判

[县衙正堂，白清正伏案看状子。

[舞台右前角，聂怀善与陈富窃窃私语。

[伴唱：快来看哟仔细来看！

他两个拉拉扯扯为哪般？

咦？背后咋长了一只手？

哎哟哟，脏了台下千双眼，

烂了一对黑心肝！

聂怀善 陈师爷，这是一点小意思（送钱）。这个吗？是孝敬咱白大人的。

陈 富 （挥手）放心，放心。

聂怀善 拜托了。（下）

陈 富 （进堂）白大人，听说你刚才只喝了两碗糊汤面，也太刻苦自己了！（递钱袋）乡绅聂怀善敬仰大人的人品，送上薄银，诚意孝敬，我替你收下了。

白 清 无缘无故，送的什么银子？这个人都五十多岁了，硬逼人家年轻姑娘做妾，这一堂官司告的还是他。本县正要升堂审案，他迟不送早不送，偏偏这个时候送来，只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掷钱袋于地）

陈 富 （急拾钱袋）白大人，如今这谁不爱钱？

白 清 不义之财不可得，咱无缘无故凭啥收人家的钱？

陈 富 大人，这钱又不咬手么。

白 清 （猛吓逼迫）你退不退？

陈 富 （连忙边退边说）我退、我退。

白 清 （掩笑）

（念）自古衙门朝南开，

有理没钱少进来；

我这个衙门有点怪，

有钱没理你难出来。

马上就要过堂。且看老爷我的蹬趺。哎！啊呀，这靴子又脱线了，官服也有点破烂，有失老爷我的体面（沉思）。哎——这怕啥！穿戴虽然破烂，可白清我人活得清白！我看他谁敢把我从这个位位上（走到案前猛然一拍）撵下去！

(唱) 咱本是平头老百姓，
打铁补锅我又当过兵。
这靴子脱线算个啥，
只要脚跟不胡拧；
这官服破了我不怕，
本县就会自己缝、自己缝。
五谷杂粮我能种，
粗茶淡饭把肚子撑。
官场阔气我不懂，
人间善恶我分得清。
白清我是一个堂堂正正堂堂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就像那葱拌豆腐豆腐拌葱、一清二白二白
一清、清清白白白白清清、白清清白清白
白清——走到天上也清白。
绊倒地上也白清。
啊呀！时候不早了，击鼓升堂！
[鼓声咚咚，白清在衙役们的吆喝声中整冠，理袍，
入座，郁、陈分站两旁。
[冉佳俊与聂怀善上，分跪两厢。

冉佳俊
聂怀善
白 清
冉佳俊
白 清
冉佳俊
白 清
参见老爷！
原告。
小人在。
再往后！
是。
再往后！

冉佳俊（迟疑）是。

白 清（走出案桌指冉）我叫你再往后！

〔冉佳俊后退撞墙急跪。

白 清（气愤）你得是有啥毛病哩？

冉佳俊 老爷。小人的屁股挨住墙了。

白 清 本县我唤你的名字，（郁拉白，白摔开）你却装聋作哑，连连后退，一看你就是个捣蛋锤锤子。

陈 富 来人！拖出去，打！

冉佳俊 大人，冤枉！小人名叫冉佳俊，你叫我“再往后”“再往后”，我只好……（众掩口笑）

〔白清急掩脸转身，聂对白笑。

陈 富（呵斥众）笑什么？（向冉）只怪你名字起得稀奇古怪！怪我老爷的啥呢？

郁 文 大人，这“冉”字比“再”少一横，这“佳”字是单立人，两个“土”字重起来，这“俊”字……

白 清 噢，噢！这才把他家的，这些个造字的老祖宗也真会作践人！来来来，本县不叫你再往后了，往前来。（掩面后退取状子）被告。

聂怀善 小人在。

白 清 你这个人怪，姓也怪！长了三个耳朵。

聂怀善 哟三个耳朵放在一起是个“聶”字。

白 清 我知道。哼，刚才袋袋里装的银钱……让陈师爷……简直是胡来哩嘛！要那样子干，我老爷的饭碗不就砸了？以后再不规规矩矩、本本分分，把瞎毛病改掉，有你吃亏、招祸的时候呢！

聂怀善 谢大人教诲。

白 清 冉——佳——俊，聂怀善是你什么人？

冉佳俊 他是小人同父异母的姐夫。

白 清 告他为何？

冉佳俊 家父冉三翁十三年前过世，我母言说，家父临终曾对她讲，家产暂交姐夫照管；家父嘱咐我母，只求衣食相安，单等我成人之后，遇到清正廉明的好官，再索家产告状。

白 清 你说家产归你，有何凭证？

冉佳俊 有遗嘱为证。

聂怀善 小人我也有遗嘱为证。

白 清 拿来我看。

聂怀善 他乃我岳父小妾所生。究竟是冉门骨血，还是野种……

白 清 不许撒野！（看遗嘱）我看两份遗嘱一模一样的，（交郁、陈各一份）陈师爷，念！

陈 富 “冉佳俊，非吾子也。家产尽与女婿，外人不得争夺。”大人这意思是说，冉佳俊不是冉三翁的儿子，家产都交给女婿聂怀善，别人不能争夺。

白 清 冉佳俊，你爹说你不是他的儿子，来这里胡闹什么！

冉佳俊 大人，大人！

陈 富 来呀，把无事生非的冉佳俊轰出去！

郁 文 慢！冉佳俊，你还有什么名字？

冉佳俊 小人名佳俊，表字一个“飞”字。

郁 文 噢，我明白了！大人，这遗嘱还有一种念法：“冉佳俊，非，吾子也。家产尽与。女婿外人，不得争夺。”这意思是说，冉佳俊，字非，是我的儿子，家产都交给他。女婿是外姓人，不能争夺。

聂怀善 师爷。他的字是飞鸟的“飞”，可遗嘱上写的是是非

非的“非”。

郁 文 这个（沉思）音同字不同，有文章……

陈 富 大人，“非”“飞”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

白 清 哎，对呀！

（唱）这个“飞”在天上，

身上长的有个翘翘。

这个“非”不一样，

六个道道两杠杠。

非也不是也！哈！

这两字意思我清畅。

（对冉）哎！你就不是人家的娃，

想争遗产你为的哪桩？

陈 富 （唱）大人讲得句句都是对，

聂怀善 对对对，句句都是对。

陈 富 冉佳俊想得遗产太荒唐，

年过花甲怎生养？

冉三翁背名把爹当。

冉佳俊 （唱）天哪！天哪！

平白无故遭羞辱，

稀里糊涂我受冤枉。

聂怀善 （唱）青天大人眼睛亮，

明镜高悬照公堂，哈哈照公堂。

大人与我伸正义，

野种儿诬告人丧心病狂。

陈 富 （唱）诬告有罪就该打。

聂怀善 对！打四十。

白 清 多嘴。

（唱）念其娃娃年纪幼打二十。

聂怀善 对！

白 清 闲人不许闹嚷嚷。

陈 富 打！

冉佳俊 （边挣扎边喊）大人！小人想起来了，还有件东西没拿出来。

白 清 什么东西？

冉佳俊 （跪行）小人身藏白绢一幅。

白 清 刚才为何不讲？

冉佳俊 我母言道，非到万不得已，不得拿出。再说，刚才小人我吓糊涂了。

白 清 白绢现在何处？

冉佳俊 衣裳夹里之内。

〔衙役从冉衣内撕出一大幅白绢，转呈白清。〕

白 清 拿来我看，郁师爷。念！

郁 文 （念）“女儿非正大，婿子假公道，爱妾做人难，财去飞祸消。”

白 清 乖乖，这丈二的金刚——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足为证。

陈 富 大人高见。（望聂怀善）

聂怀善 纯系伪造。

郁 文 大人！是真是假，对对笔体，墨迹即可。

白 清 （对照白绢和遗嘱）笔体不差，这墨迹倒也陈旧。二位师爷，你们说这个案子怎么个判法？

陈 富 有遗嘱为据，当机立断。

郁 文 遗嘱似是而非，白绢含义可疑，有待仔细斟酌。

陈 富 当机立断！

郁 文 仔细斟酌！

[二人反复争辩。]

白 清 哎哎哎，这你二人说的都有理，这可叫我拿什么主意？

聂怀善 大人，只有你心里才是清白的。

冉佳俊 只有这位郁师爷才是清白的！

白 清 嗯！你说他清白，老爷我糊涂。

冉佳俊 小人不敢。

白 清 你都敢过了！

陈 富 大人，你哪有人家（指郁文）心里明白——你胆小（指郁），他胆大。你把银子扔在地上（指聂，做送钱动作，又指郁），他悄悄收下，你秉公而断，他只为原告一方说话。

白 清 哎呀乖乖，我只说是自己没防他这一手，郁师爷！

郁 文 大人！

白 清 今日大堂之上，你搅和得不错呀！

郁 文 大人明鉴。

白 清 明鉴？再不明鉴，就变成糍子官了！

郁 文 大人，这是为何？

白 清 哼！昧心食吃了，难得克化。

郁 文 你、你……你冤枉好人。

白 清 好人就不怕冤枉！见钱眼黑的人，天大的本事，我也不需要你。

郁 文 你真是个糍子官。

白 清 哈、哈，旗杆上插鸡毛——你好大的掸（胆）子！

郁 文 两眼墨黑，不听人劝，迟早要翻船！

白 清 休要啰嗦，给我赶出去！（抓郁摔开）

郁 文 （昂步走至白）不用赶，只怕你还得请我。

[扬长而下。

白 清 哼！

陈 富 （竖拇指）大人英明果断。

白 清 用不着你给我戴二尺五。老爷我最恨这些日鬼捣槌槌的货色。对这号货我向来是克里咔嚓——

聂怀善 快刀斩乱麻。

白 清 小葱拌豆腐。

陈 富 一清二白。

白 清 一白二清。

（唱）清水衙门衙门清，

明镜高悬耀眼明。

冉三翁遗嘱是铁证，

胜过木板钉铁钉；

冉佳俊想得财产白日做梦，

老汉说你非亲生。

聂怀善的嫡亲女婿名分正，

家产理应你继承。

没理的——（指冉）

你给师爷塞黑拐，

你塞黑拐我不容！

衙役们！听号令，二十板治一治这贿赂师爷的冉佳俊，歪门邪道的瞎瞎毛病。

[衙役拖冉下，幕后传来木板声和呼叫声。

（唱）有理的——（指聂）

你也不必把情送，

白老爷认理不认情，我不认情。